

# 再談薄命畫家潘玉良

● 蘇雪林（國立成功大學退休教授）

## 寂寞畫家復活銀幕

最近收到五十四卷第三期的中外雜誌，有林藹所撰的「苦命的畫家」一文，引起我的興趣，便讀了下去，原來林藹所談的畫家正是七十多年前我留法老同學潘玉良。久病纏綿未寫一字的我，不由得也握筆來寫一篇小文，再把這苦命的畫家故事再說幾句了。我以前讀大陸作家石楠所撰「畫魂」書記玉良事極其詳盡，我遂寫了一篇關於玉良的文章發表於本誌。我又與石楠通訊。石楠說畫魂出版後藝術界大為轟動，談論這位苦命畫家者絡繹不絕，有人編了劇本，有人編了電影電視的劇本，打算演出映出，使這位不幸的畫家在多年寂寞之後，復活於銀幕光中，紅氍毹上。我聽了甚為高興，覺得這位身世可憐的畫家，究竟未被泯滅。但後來又聽說大陸藝術界雖因石楠的「畫魂」興奮了一陣子，不久便漸漸冷下來了。那些舞台銀幕螢光幕劇本，不知遭遇到什麼阻力，竟一本未曾演出，我自己又老病侵尋，未寫信問石楠是何緣故。朋友告訴我，台灣有幾處電影館映出一二個關於玉良的劇本，我又無力去

欣賞，不久那個劇本也落幕，要看也無從看了。

現在林藹女士這篇文章涉及她和玉良的交際。她在美，玉良在法，不知她與玉良為何拉上關係。想林藹女士也是藝術界中人，從前曾在巴黎學過畫，因此與玉良認識的吧。

## 為玉良容貌鳴不平

在本文中，我別的緩談，先來談玉良的容貌問題。別人皆以為這位畫家容貌即不甚美，總也過得去，林藹卻說她奇醜無比，當林藹到她畫室相訪時，只見畫家披了件長毛外套，站在窗前，好像一隻大猩猩，把她嚇了一大跳。林藹在其他報刊所發表一些關於潘玉良的文字，總說她醜而且奇醜，好像玉良是個青臉獠牙的惡鬼，不具人形。本文又揭出玉良照片一幀，雖不像大猩猩，也非獠牙青臉的惡鬼，面孔究竟太長，嘴唇太厚，眼睛又眯眯地，顯得太細，是也不美，面亦未必是嚇人的奇醜。但與我和她在里昂中法學院同學時，容貌大相逕庭。不知是她到暮年容貌變化了或是替她拍照的攝影器有問題。在里昂中法學院同學時，我所見的潘玉良是五短身裁，頗為

結實，皮膚不白帶微褐色，雙眼卻炯炯有光。臉

孔是嫌稍長，卻非如林文照片之甚。她在里昂藝術學院學畫僅一年便轉學巴黎，偶爾回來，一派流行藝術家打扮，趾高氣揚，有不可一世之概，看在我這個土裏土氣的人眼中，覺得她倒有相當之美哩。人的品格學問技能之高下，與容貌之美醜，本無干涉。不過人總有一種莫名其妙之心理，見一個人美貌非常，便會對他生出好感，把他品格學問技能，不知不覺也多打幾分，反之，則多扣幾分。我們讀石楠女士的「畫魂」對潘玉良不幸的身世，本抱甚大的同情，讀林藹文說她奇醜無比，那同情便冷淡了，覺得她的薄命，也是應該，並無可憐憫之處。林藹女士與玉良為好友，這個反宣傳貽害之大，她沒有想到罷。她為玉良的身世鳴不平，我現在則為玉良的容貌鳴不平。

## 音樂一門也有研究

談到玉良的身世，她是被毫無心肝的娘舅賣作人家的婢女並非賣入青樓作妓女，這或是玉良對林藹自加諱飾說的話。其實她的出身，我們很

早便已知道。當我們同乘博多斯海輪赴法時，同學們背後向玉良指指點點說：這個人是風塵女子，在上海劉海粟藝術專科學校學畫，因報紙揭露了她的根柢，劉校長為維持校譽起見將她開除。她遂赴法學畫，故與我們同船，此語傳開，同船一百十餘同學無有不知。我們海輪將近馬賽，女同學便私下商議，到了里昂中法學院，這個潘玉良勢必與我們同住女生宿舍，我們都是清清白白的學生，怎能和風塵女子同住，豈非恥辱，我們應該聯名上書學校當局，拒絕她住入女生宿舍才是。又有人說：她是考中法學院，校長吳稚暉親自錄取的。是個正式錄取生，我們那有反對她的權利？況那時正當五四之後，思想大開放，講自由、平等、民主，只要是人，不問他的出身如何，便有做人的權利。潘玉良雖從前操過那種賤業，只要現在沒有操，還不是和我們同樣是一個人，怎麼可以反對？這樣一說女同學們也就不敢再說什麼，到了里昂，潘玉良便和我們一起住入女生宿舍了。玉良一到里昂，未及數日便到城中藝術學院報名上課。法國學院極其自由，入學無須考試，按學生程度分班，按學生成績昇等，沒有限定畢業的年份，昇到油畫班，教師認為你成績可以了，便可出到社會上去，不給文憑及學位。潘玉良初入炭畫班，她在上海藝專原學過兩年有點根柢，不久便昇了油畫班。她上學甚勤，每天在中法學院一喫完早餐，便搭車進城上課，中餐自己買點麵包、乳酪、牛乳、火腿在校解決。晚餐始歸校用，故此我們頗難看見她的人。一年後她便到巴黎升學去了。遇著假期，才回中法學院

住數日，我雖和玉良一同留法三年半，和她相處實不過年餘。不過因所住房間和她相鄰，常到她屋中玩，感情比其他同學厚一點。我們學生經費都不寬裕，潘玉良卻像比較有錢，常買點水果、糕餅請大家分享，因此我們幾個女同學和她相處得甚好。不過我們中國數千年封建思想消除不易，男同學當面雖同她有說有笑，背後總對她七拉八扯，有所批評，並極端瞧她不起。玉良也知道人口嘴巴頂可怕，她的身世是瞞不了人的，只要不當面直接揭她瘡疤，隱諷微詞，她都能忍受。就如我前文所寫，我指她為梁紅玉，諷刺她出身不正，她並不表示惱怒，只是笑了笑了事，有一回吳稚暉先生來校講演——吳先生雖為中法大學校長，日常並不住校，只雲遊四海，或住英倫家裡。校務由褚民誼、劉厚等主持，偶爾來校，中法學院全體學生集於大禮堂請他講演。稚老話匣子一揭開便長江大河般滔滔不絕，接連二三個鐘頭，還是要講下去，好像無窮無盡似的。潘玉良卸下腕錶拿在手中，站起來說「先生講得太久了，現在是下午七點鐘了，請先生歇歇吧。」稚老說話最不喜歡人打斷，瞪著眼看她，滿堂學生噓聲四起，並雜有怪聲的嗤笑，意思是什麼東西，竟不自揣度，也敢來說話。玉良吃了這個大痛，也只好強忍著坐回原位，不敢再出聲。同學們若開什麼娛樂會或什麼慶祝會，必來邀玉良唱齣平劇助興，並不預問你會不會唱，意思是那種地方出來的人一定會。玉良也慨然答應到場唱，彼此心照不宣。她所長的是黑頭，唱得蒼涼悲壯，中氣十足。並能調整伴奏胡琴音階高下，手法十

分純熟。可見她於音樂一門也有研究。

### 身體強壯有點武功

玉良在我們同學中，言語舉止，另成一格，就是她身體強壯，有點武功底子，若人家故意冒犯她，她會毫不留情地給人教訓，我認這是她自衛之道。說到潘玉良有點武功，並非我憑空造謠，有以下事實為證。（一）我們抵達里昂不久，一晚，玉良與同室楊蘭餘（楊端六的妹子）、林寶權（我北京女高師同班同學）並邀了我到附近一個小雜貨店，購買一些面巾手帕頭油香皂之類的日用品，付錢後，正待走出，那店主是一老婦忽扯住玉良，探手她懷中亂摸亂索，玉良初則一楞，繼則勃然大怒，一把捉住那店主的手，破口大罵起來。店主手被捉，再三掙扎不脫，像被鐵鉗鉗住，嚇得戰戰兢兢，極口道歉。雙方說什麼，我們不懂，但看形勢，似是如此。喧鬧聲引來兩個便衣警察，問是何事。玉良才放開店主，指手畫腳，告訴了一通。那兩個警察知道店主理曲，和顏悅色地安慰玉良，請她寬恕，玉良也就不為已甚，同我們出店回校了，一場風波，就此平息。

我們那時正學法文字母ABC的發音，對於這場風波的經過，當然一字不解，回校後向玉良請教。她說：「我久想來法國學畫，曾從師學了年餘的法文，所以比你們知道多一點。但忙於學畫，法文也未學多少。那天那老店主懷疑我偷了她店中東西，所以向我懷中亂摸索，她太瞧不起咱們中國人了，我是以捉住她，要她賠償名譽。」我們問：「你那天罵店主是些什麼話呢？我們

「不懂，你不妨說出來讓我們聽聽。」她道：「那天我問那店主，你疑心我做賊嗎？現在你在我懷中搜得什麼？中國人不是這樣好欺侮的，你應該賠償我的名譽。可憐我法文程度太淺，說不周全，只好用手勢幫忙，使人會意而已。譬如我只會說一個『賊』字，用手指，再搖頭，便是我並非賊。我自探懷中作搜索狀，再攤手作一無所得狀，便是她冤枉了我。中國人不能欺侮，我只說『中國人』一字、『欺侮』一字，『賠償』這個詞彙我未學，說不出，幸而『名譽』一字是學過，便指指她，又指指自己，她和那些便衣警察也就領會了。」我們聽了玉良的解釋，甚佩她為中國人爭光，富有愛國精神，又問她氣力何以這麼大竟能一下子便擒住那女店主，使她動彈不得，難道在國內學過武術嗎？玉良只是笑而不答。

(一)里昂城裡有個賽馬場，一年賽幾次，不賽的時候，場主以馬賃客學騎或馳驟為樂。那都是又高又大，毛光如漆的馬兒，神駿非凡。我自小愛馬，見了這種神駒，也心生畏憚，不敢逼近。我們中法學院男管理員曾仲鳴以革命遺眷的資格，童年便來法求學，我們到時，他不過廿一二歲，正屬英年。聽說他有一回來此賽馬場學騎乘，才上馬便被顛下來，幸未摔斷肢體，卻也受創甚巨，臥床數月始起，從此視騎馬為畏途，再也不敢學了。玉良到了賽馬場，指定一匹似乎最凶悍的馬，接鞭在手，一踏蹬便很輕捷地跨上馬背，先緩步一圈，然後加上一鞭，馳驟起來，愈馳愈急繞了三四圈才從容下馬。馬兒已大汗淋漓，玉良則臉不紅、氣不喘，態度從容之至，又使我羨

慕得要命，但我知自己不行，始終不敢上馬一試。

(三)第三次對玉良武功的試驗，已是很晚的事了。那是一九五二年大陸已完全淪陷，我在香港真理學會服務一年，為尋覓解決屈賦問題的資料，二度赴法，在巴黎與玉良相見。那時我已年逾知命，她似已五十六七，談到當年她懲治雜貨店女老闆及騎馬之事，我自恃比她年輕，氣力當比她強，便握住她的手，要求比賽腕力。她連忙笑著說：「蘇梅，使不得，我那有什麼武功，你誤聽了。蘇梅，求你莫同我開玩笑！」見再三求我不理，便將手一翻，又向下按，力道不小，使我那條手臂幾乎同肩胛脫了節，痛得我哇哇叫，再三告饒，她才放開手。我才知道她果真有些武功，從何學來，卻是一謎。

### 世間最薄命的藝人

林藹女士說潘玉良告訴她，自己是被親舅賣給人家做婢女，並非妓女。婢女能唱很好的平劇嗎？能拉胡琴嗎？至於馳馬、擒拿那些武術更不會了。（武術妓院不會教，想是潘玉良嫁潘贊化後學的。）石楠寫「畫魂」曾搜集無數關於玉良的資料，又親到潘家詢問其家屬。其家屬也不以玉良的出身為諱。並教我知道另一祕密：玉良從良潘贊化，雖她苦學歐洲，回國了曾任中央大學的教授，在家庭裡連潘贊化正妻的地位都沒有，竟為贊化之妾。她的二度赴法，且留法國至死不歸，實為大夫人所逼迫。那個不識字的無知婦女，初到上海便與贊化開談判：一定要玉良對她

行跪拜禮，在她身旁只許站立而不許坐。卻不念自己在鄉下患眼疾，玉良好意勸丈夫迎她來滬就醫的，也不管玉良在社會上地位如何高，聲名如何大，非要玉良就她指定的範圍不可。玉良萬難忍受，只好採取永遠離中國一途了。十餘年後，中國赤化，潘贊化被清算，唯一負責贍家的兒子被捕，送入勞改場，贊化只好向寓居海外的玉良作將伯之呼，彼時那正夫人想尚未死，不知她接到玉良的救濟金，何以為情？總之，玉良的身世真可憐。一九五二年我二度赴法與她會見於一幢破舊的屋裡，她是已飽經十餘年的戰亂顛沛，飢餓寒冷甫得安頓的。賣畫為人塑像的生意並不好。自己仍然過著半飢半飽的日子，仍要張羅銀錢接濟潘贊化一家，可見她念舊惡，稟性十分的純厚。只因她有一段不光榮的歷史，與我同學的少年時代即受著許多恥辱。學成歸國，雖任大學教授，書名又甚盛。仍然免不了人家惡意的訕諷，最後又受潘贊化老婆那致命的一擊，凡是具有性靈的人類都是受不了的，稟性好強，每想出人頭地的潘玉良更是受不了。在巴黎流浪十餘年一直到死，不但肉身受苦，精神的痛苦，當使她一顆心永遠在烈火煎熬之中，所以潘玉良真是一個悲劇人物，一個世間最薄命的藝人！

若說這種不光榮的歷史是她自願取的，那也罷了。不知那是她是被一個狼心狗肺的親舅所促成的。這能怪她嗎？若說娼妓這一行，也出過若干名流。六朝時的蘇小真娘、唐代的薛濤、魚玄機，宋代的李師師、梁紅玉等，清初的柳如是、李香君，那梁紅玉還是一個愛國女英雄，擂鼓金山大破金兵數十萬，許多男子漢還不及她呢。